

評審獎作品

消蝕

作者 凌明玉

沙發上，他斜躺的角度，看見對面陽臺那盞燈又亮了。不分日夜，那盞嵌在住家外陽臺的小燈總也不滅。他討厭那片亮光，白天看那燈亮著，不顯眼，天色越暗，越像一張掛在屋外的X光片。

對面住家籠罩在燈的光暈裡，模糊搖晃。如果他喜歡取鏡的畫面來說，失焦的光影，有種說不出的寂寞。他天天出門，兒子天天待在家。累攤在沙發上的他，將視線移回自家魚缸，剩點力氣剛好和金魚說話。

「相館越來越少，洗個照片跑了四條街，連個影都沒看到！」

四十公分長的魚缸有六隻金魚，都是珠鱗，圓滾滾胖嘟嘟赤紅的粉白的珠鱗，有的額頭腫了好幾個泡，那頭冠像戴上珠翠裝飾的小格格，有的尾鰭飄散彷彿仕女揮舞水袖。水族館老闆說，珠鱗可以養到雞蛋大小，他想起儲藏室還擺著養慈鯛一尺半的缸，缸裡造個貝殼景，再放進長大一些的珠鱗，望著這群金魚生氣勃勃翻騰玩耍，至少這個家看起來還有點生命力。

他喜歡和小金魚講話，雖然死亡總毫無預警靜悄悄來臨。有天早上起床發現五尾慈鯛全數陣亡，換了小金魚後，這批珠鱗取代了慈鯛聽他說話，小金魚繼續跟著他的指尖活潑游動，一切彷彿都沒改變，說話的人，聽話的魚。

「我只想要找一家能沖相片的相館啊。」他將手指伸進魚缸撈起一株枯萎的水草。

兒子坐在長沙發旁的電腦桌前，沒理會他說什麼，緊盯著線上麻將讓牌，過了一會兒，才懶懶回句：「不必找相館，便利商店也能沖照片。」

整天玩線上遊戲，摸搖桿和滑鼠的時間比和老子相處還長。兒子用之前上班存的錢買了大量3C產品，最

令他驚異的是高職餐飲科肄業的兒子還會組裝電腦，陸續網購了64M/7200轉的HDD、節能省電版顯卡、DVD燒錄器、電源供應器……有些完全沒聽過的東西還是從貼在紙箱上的出貨明細表初次相識。

蜿蜒交錯的線路將兒子團團圍繞，他也不想靠近他的領地，生怕誤觸了什麼開關，當螢幕一片漆黑，兒子取下耳機，他該說些什麼？

「喔，便利商店也能沖照片」他不自覺重複了他說的話。

他習慣一整卷拍完，精選幾張到照相館沖洗，本來有家舊相館開在捷運二號出口旁，到那一看，居然變成情趣用品專賣店。騎著腳踏車找遍了住家附近三條路街，找不到一家相館，倒是發現便利商店街頭一家巷尾兩家，兩家不同企業的超商僅隔著30秒斑馬線，要買什麼都便利。即使可以，他還是不想在那裡沖照片，沒人討論單眼鏡頭，也不交流拍照技巧，這哪是沖照片，只是沒有溫度的交易。

兒子大概不想知道他去了哪裡做些什麼事，他眼裡除了遊戲還是遊戲。客廳一臺桌機，房間一臺筆電和外接大螢幕，兒子白天會移動到客廳，上次有人來家裡，已是一年前的風景，為了拉網路線，說是頻寬不夠。兩人視線很少交疊，經常是他瞪著金魚，兒子盯著電腦螢幕，不必細看時間有何差異，兒子微駝背聳著肩那蠢樣和他下午出門時差不多。

兒子平常看NBA和打遊戲，他早上看看股票，午餐後騎單車出門閒晃拍照。父子倆每天都這樣過。高職餐飲科差一年就能畢業，春芳去世後，他說不想去學校了，可問的能勸的全數說盡，該唸書的還是不唸，該上班的索性不去上班。像是全家去風景區遊玩，太陽曬暈了，走累了，有人使性不看鏡頭，拍出來的臉孔

都是不情願上相的表情。

兒子一休學便接到兵單，他才想起，兒子晚入學一年，一沒學籍便得去服兵役。當兵兩年，放假回家的兒子越發話少呆傻，竟然學會組裝電腦還增加了各種配備。退伍後短暫兩三個工作不如人意，留在家裡的時間越來越長，沉迷網路遊戲，什麼事都不想做，也不急著做什麼事。

他軟綿綿的待在家裡，不是沒人管，而是管也管不動。他打遊戲時只動眼珠和手指，不搖不晃，幾個小時過去，不仔細分辨還以為兒子是個家具，人形化但缺乏人性。

妻子離開後，兒子某些情感也跟著死去了。父子倆越發沒話好說，他也不想多說什麼。他退休後好像和兒子一樣，什麼都不想做，也沒什麼事急著非做不可。生活忽然被抽掉一個固定的地點，支點傾斜，只剩下家，時間變得彎曲又可以無限延長。整個家，安安靜靜。

他常和金魚喃喃自語，但不管走到哪，都聽見兒子喀喀噠噠操作搖桿的聲響。靜止的氣氛慢慢滲透，侵入牆面和隔間，冷清是他們每一天的背景。

兒子休學成天悶在家，怕跟著出事，想東想西還是心煩，拼死拼活工作半輩子，五十幾歲也該為自己而活，他索性申請提早退休。這麼一想，心裡輕鬆不少。這個家的畫面開始固定在腳架上的鏡頭裡，按下錄影

鍵，故事會一直繼續。

春芳還在時，捨不得孩子叫餓說煩喊累，偶爾發現他身上有瘀傷，她總嚷著一定在學校被霸凌，不如休學或轉學才省心。妻子的憂慮不是沒道理，做為父親，似乎得拿個主意。

跑去學校了解狀況，或是找老師教官校長輪番吵鬧？調查哪些同學瞧他不順眼？他想多半問題出在兒子彆扭的個性，先休學思考往後，也不是壞事。但最後，他什麼也沒為兒子做，好像那些傷痕從來不曾出現，一切只是幻覺。

待在家的兒子像迅速拔掉電源的機器，更像是進入冬眠狀態的熊，慢吞吞移動，整日在洞穴躲藏。地震颶風或病毒瘟疫與他毫不相干，他的腥風血雨都在電腦螢幕上，每天戰鬥的是十幾個化名的自己。

他起身，走到廚房打開冰箱，拿出蘋果，發現午餐的鍋碗餐盤倒是洗好也放進烘碗機晾乾了。說兒子什麼事都不做也不甚正確，春芳離去後的家事，幾乎是兒子一手包辦，母子倆像是默契良好的搭檔，一個退位一個補位。

還記得接到警方通知去車禍現場指認妻子遺體，返家已夜深，兒子到廚房做了鍋熱騰騰的什錦麵，強迫他吃，兒子對著食物複誦了一遍春芳常說的話：「什麼天大的事，先丟在一邊，飯要吃吧。」

天大的事，是家人的消失。那時，他驚訝兒子的冷靜，彷彿死亡這件事，他已經演練過千百萬次。

兒子常飛快敲鍵盤和人聊天，卻很少和真人說話。他好像沒有朋友，也沒人打電話找他，更別說有人上門來找他。

有時接到一兩通電話：「阿爸，阿爸……我出車禍了！快來救我！我需要你……」

對方哀痛嘶啞的聲音甚至和坐在房間打遊戲的兒子有幾分相似，莫名感到親切和興奮，他曾試著回答：

「爸爸跟你說，先別慌，這時候千萬要冷靜，有沒有報警？肇事者跑了沒？」

「阿爸喔……要怎麼辦？我撞死人了！緊咧！緊匯錢到帳戶給我……」窸窣之間從激昂求救轉為斷斷續續的哭腔。

「好好好……別緊張，最重要的是你有沒有受傷啊？你在哪？快告訴我，我立刻過去找你。」他幾乎要潮濕眼眶，電話那端的兒子如此需要父親。

他想起第一次牽著兒子上幼稚園。兒子一看到溜滑梯，咻地掙脫他的手奔上前去，溜下來時卻被後面跟著溜下的小朋友推擠到頭和肩膀，兒子嚎哭著向他跑來，小手緊摟著他，靠在他懷裡抽抽噎噎的說：「爸爸……，好痛……，好痛，嗚嗚……我要回家，回家……」

他沉浸在話筒那方的哀哭，回憶過往，這些小事宛若才剛發生。

並不很久以前，兒子還在念小學，前妻雪芬癌症離世，半夜老聽到兒子抽泣哽咽，總要拖著毛巾小被子爬到雪芬睡床位置，才能安穩入睡。現在那個位置又空出來了。

「你先冷靜下來，聽爸爸說，不要怕，要勇敢……爸爸會幫你……」

他握著話筒說得情真意切——兒子此時忽然離開遊戲，走到他身邊，按下掛話筒的通話鍵，截斷了那個兒子和他的對話。

「爸，幹嘛和他們聊天？別理這種無聊電話，他們會騙你錢，你不知道嗎？」

「啣……」

被騙也沒什麼不好，對方這麼需要一個父親。他望著兒子轉身離去的背影，什麼話都沒說。

「噢——我們上次說話是什麼時候啊？」他問小金魚，他和兒子說話，真的說話。

搖擺著肥胖身軀吐著氣泡的魚，嬰兒般澄淨的眼睛滴溜轉著，一張嘴吞掉漂浮在水草間的飼料，餓了便吃，吃了就拉，小魚的腦袋裝不了太多未來，也不可能儲存過去。

他想起來了，上回兒子找他說話，當兵剛回來不久，去親戚介紹的海鮮餐廳不到三個月，幾次備錯了菜料，大廚罵他幾句就不想幹了。再上一次，曠課太多、幾個學科要補考，問他原因，支支吾吾問不出所以然，春芳那時出了車禍，顧及這孩子不想唸書或許是失去了母親。心頭一痛，也不想細細追問。

很難從記憶抹去那一年，家裡頓時少了一個人，父子倆生活再度亂成一團。

春芳去山上一家藝品茶餐廳接洽工作，在半山腰閃躲重型機車，結果車一偏撞上山壁，不知名男人開車。他回想，不管是妻子在陽明山的車禍或兒子工作時被主管刁難責罵，不在場的他，家人的驚恐和孤獨，生命、尊嚴、情感……他該如何感受真正的失去？

一切太不真實了。有次全家去海邊玩，他拍了一些照片，當時有卷曝光過度的底片，他硬要相館老闆沖出來看看效果，最後只見相紙上模模糊糊搖晃著熟悉人影，難以辨識面容，相紙上扭曲的臉如同不要人牢記。

「還不到一年，好像快忘記春芳的臉，最近想起的都是她年輕的樣子。」

他盯著魚缸裡靜止的珠鱗，魚鰓一張一闔，水汪汪眼睛如常，養了金魚才知道牠們日落而息，不見天日之際準時入睡，這和春芳很像，白天忙得團團轉，夜晚頭一沾枕即刻進入夢鄉。日日早起的春芳，總是精神奕奕打理一個家的日常所需，好睡好眠的妻子在睡夢時或許早就遺忘了失去的痛苦。

死亡是另一種與所有痛苦訣別的方式。他有時，幾乎想要儘快和妻子一樣奔赴那個不存在痛苦的地方。但他不能，他還有兒子。

失去妻子之後，說不想念只能欺騙自己。留在這個家的人如何繼續面對生活，這才是棘手難題。

「妳們說說，清掉她的東西，她會不會生氣呀？」他倒了點魚飼料進去。

小魚缸擺在沙發旁的小茶几上，春芳還在時，這裡放著一大落手作書籍和教材，一包包拼布毛線串珠的材料和手工藝講義，小桌子上擁擠著妻子在外熱鬧的生活，只要走出家門她便是社區教室的手工藝老師，她擁有十幾年來經營的小事業。現在都消失了。春芳長年教學的學生們，來家裡上香慰問，他就一點一點把屬於她的東西送出去，客廳空曠了一角，便擺上小魚缸開始養金魚，和小魚們說話。

他很明白憂傷會沖淡，小魚會長大，一直被關在魚缸的或許不只是魚。現在也只有小金魚肯聽他說話，牠們是雪芬、春芳，還有兒子。

重現記憶，像曝光過度的相紙，不可能聚焦的時間，無法留影的人，終究都會消失。

以前春芳還在他還上班，兒子多少依照秩序生活，上學放學，去餐廳實習，偶爾和同學去學校打籃球。從小學到高職，怕他餓他渴他哭他要媽媽，春芳日日早起打理兒子上學，做便當、裝一盒水果讓他帶去學校，事事周全像疼愛親生孩子。學校老師卻認為兒子嬌貴欠磨練，不時在聯絡簿親師交流欄位提醒：「請家長訓練孩子獨立，切勿凡事設想周到。」他和妻子覺得比起其他家長為了孩子動不動就去學校抗議這個那個，他們真的不算設想周到。

後來春芳發現兒子手腳偶有瘀傷，有時點狀有時針狀，她不只一次懷疑他在學校被人欺負，兒子總不吭聲，問也問不出所以然。做為父親，他能做的似乎比春芳還要少。他無法像春芳那樣直接掀起兒子的衣服，用萬金油一遍又一遍推著瘀傷。

這些傷口既不傷筋動骨也不見血光，有時陳舊有時新鮮，大小不一分布在身上，兒子不想說，將永遠成謎。兒子自小不願補習不去喝喜酒不想去爺爺家祝壽，不想做任何事，只要起個話頭，春芳總在一旁加料說服，兩人眼神示意的親熟模樣讓他彷彿是局外人。

只要不是過份要求，最後他都默許應允，沉默妥協，讓他一步步被母子倆畫在圈圈外。春芳常窩在兒子

房間窸窣聲，大多是媽媽細語兒子偶爾爆笑出聲，兩人一說近半小時，他認為青春期的男孩不喜歡媽媽這樣黏膩，春芳卻說，「兒子才不會想趕我出來，我們邊用藍芽傳音樂，邊討論他教室布置的事情啊。」

就像三人的合照，兒子經常靠在春芳那一邊，他是不小心入鏡的路人，顧自和他們一起大笑，畫面明顯的失去平衡，切割成冷熱兩邊。

兒子的確不會跟他談音樂和線上遊戲，在他看來，這些無聊的事情簡直浪費時間，有次快月考還在玩遊戲，他盛怒之下痛罵他一頓，還衝動的打電話給電信公司要求即刻停掉網路。那次之後，兒子更少和他說話，他也當他是存在這個家的空氣，兩人完全不交談，視線不再交集，形同陌路過了一個月。

「哪有這麼狠心的爸爸，也不看看兒子瘦得猴子似了。」

春芳半是哭訴半是威脅，說兒子越來越消瘦每天便當都沒吃完，老師聯絡簿又寫兒子病假請太多，要請家長去校面談。母子倆是受盡委屈的受害者，他倒成了加害者，腳架上的鏡頭，一分一秒紀錄著這個家庭的荒謬。

他的腦袋開始轟轟輾過許多鼓譟的蝗蟲，一口一口啃掉他的尊嚴，他的自由，一家之主的位置……他決心在全家福照片中不苟言笑，要給臉色就給到底，沒得商量，堅持兒子得先道歉，繼續這樣生活，他也無所謂。但是，擁有越多堅持，兒子離他越遠，妻子也越不快樂。

他想起春芳說話的神情，有點撒嬌有點恍惚：「這孩子真的很乖，有時我覺得他跟我很像，雖然住在一起，卻如此孤單，哎喲……我說不上來，他真像是把我當成雪芬了。就是感覺很無助嘛。」

當時他追問妻子，為何一家人同住一起還覺得孤單，這邏輯根本說不通。

如此一問，春芳打著毛線的棒針停了下來，虛弱又失神的望著他，咬著唇，一字一字緩慢的語氣，至今仍然響亮清晰：「因為你完全不懂失去的痛苦啊。」

「我也失去了很多……」他想回覆妻子，卻沒說出口。

失去不是比較級，失去如何量化？失去的痛苦，這五個字像宇宙黑洞，不管拿什麼來填補都毫無作用。終於這個家再度剩下相同的兩個人，他和兒子。他開始思索，如果世界真有詛咒，他的家是不是留不住一個妻子，一個孩子的母親，這個家，因此只能傾斜。

春芳遠從越南嫁至台灣，兩人過了十幾年安穩生活，她何嘗不明白自己是另一個雪芬，卻絲毫不減損她成為一個母親的企圖。她對兒子總和了兩個女人的愛。

後來兒子想做什麼事，只找春芳商量，再淡淡的結論：不想唸書、不想工作、想去考丙級廚師執照、想暫時留在家裡，總是簡單幾句話通知他。本是考慮她後母難當，由她寵著孩子，但兩人越發退讓，兒子便步步走向想管也管不動的世界了。

他不知道自己失去什麼有沒有人在乎，因為他是父親，他必須裝作若無其事。

兒子失去雪芬，他也失去雪芬，痛苦程度應該差不多。春芳來了之後，她失去了什麼……嗯，是故鄉，他沒有……那麼兒子和春芳還失去了什麼？他想不出來了。

一直到失去的痛苦，最近慢慢佔據整個家，他漸漸摸清什麼叫做失去的輪廓。

那個畫面，或許就像兒子這樣，不想面對的人生，一段一段從生命剔除。首先乾脆的丟掉不想要的，閃躲漠視，不在乎，再牢牢拽住僅能掌握的，最後就不怕失去了。

那麼妻子，她真的知道她失去了什麼嗎？

他想起朦朧記憶裡，他們一起看電影，春芳談起在故鄉的初戀，那飄忽的神情。

「爸，別一直餵魚，魚快撐死了。」

兒子忽然丟過來幾句話，拿下耳機，雙手往後撐著椅子，挺直腰桿做著伸展脊椎的動作。

「你有餵嗎？不是跟你說過，我來餵就好。固定一個人餵，魚才不會撐死啦。」

兒子聽了話，不回答，默默又戴上耳機，繼續玩遊戲。兒子說要暫時留在家裡的說法，一晃快一年了。

如果兒子現在再說出什麼決定，沒人幫腔沒人商議，他怕聽了心律不整、血壓升高，他也禁不起再失去一個家人了。

投資基金和股票，公家單位退休金、肇事者給的車禍和解金、保險理賠，加上這棟捷運站旁的房子，二十年不工作，父子倆應該也餓不死。他儘量不去多想妻子車上另一個男人，春芳畢竟比他小十幾歲，每個人都有一兩個說大不小的秘密，他也瞞著春芳投資了不少外幣，如今也用不著解釋了。

春芳離開後，像跟隨妻子的信念，他也開始事事為兒子著想。

兒子不愛說話可能是基因遺傳，他的話也不多，一句話能說完的事，讓他的心情比較不煩躁，話多不如話少，省話等於省事。有時經過兒子身後，瞄到螢幕，一行一行飛快滑動的文字，還夾雜奇怪的符號，兒子邊打遊戲邊和人交談，有時打字還呵呵笑出聲。

「他很能聊天啊。」他心裡納悶，也只是閃過這念頭，一旦兒子說：「爸，有件事我們來聊一下好嗎？」故作禮貌的姿態，不是兒子的風格，他也不喜歡，不如維持安靜的氣氛。

看著他的背影，兒子很久沒去理髮了，最近的造型都是隨便用紅色橡皮圈繫著小尾巴拖在腦後，說話時尾巴點點晃晃，他有時覺得是不是還有個女兒，撒嬌愛笑，每天都和爸爸點點頭說，「爸比，我幫你捶背嘛，要幫我買巧克力喔。」他發現自己把剛剛去超市買東西遇見一對父女的對話，放進兒子和他的生活了。

兒子好像聽見他心中獨白，轉過頭說：「爸，這關結束，我就去弄晚餐。」

他心裡顫跳了一秒，兒子離開螢幕那張臉，也沒太多表情，眼睛泡泡的永遠沒睡飽，一開口便看見他牙齦腫脹得像一說話就要吐血來。

兒子常說的幾句話都是提醒：「記得去看醫生」、「吃完飯記得吃藥」、「不要省錢，多買點新鮮的魚肉」。不了解他們日常作息的親友，大概認為兒子還算孝順吧。

「吃飯前先去量血糖。」兒子又補了一句。

飯前血糖、飯後血糖，扎針都怕，手臂和肚子都布滿了針孔，他想自己根本故意忘記去驗血糖。醫學發

達實在令人苦惱，再怎麼棘手病症，藥物和維生素器材皆可延遲生命，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折騰着他，每個月得固定去醫院就診拿藥，他小心保著命，多半還是為了兒子。

叮——，剛剛在超市買的火腿蝦仁蛋炒飯微波好了。晚餐就是三十顆水餃、一盤炒飯、玉米濃湯，兒子雖有丙級廚師執照，卻很少再大費周章去採購食材，反而常煮一些不需要大腦思考的懶人料理。工作接連受挫，兒子對自己的手藝也失去信心，不再興沖沖準備繁複手續的西班牙海鮮燉飯或義大利披薩，等著看家人滿足的神情……或許是餐桌上又少了一個分享的位置。

擺好碗筷後，他沉吟一下，說：「再燙點青菜好了。」兒子特別注意餐食所含的醣份。多出一盤青菜的體貼，他點點頭，表示聽見了。他繼續清理相機鏡頭，也收拾好散落在沙發上的底片，他打算明天帶數位去外拍，讓古董單眼休假。彷彿交換人生，他需要一些喘息。

每回轉換成數位拍攝，生活的細節不需再三被檢驗，想拍就拍，每一秒都自然可貴。單眼相機反而讓他變成一個猶豫不決的人，所有刻意等待拍下的畫面都非常矯揉做作。就像現在他和兒子坐在一起的畫面。

坐在餐桌前，只有電視新聞播報的聲音。兩人像在比賽輪流夾水餃沾好醬油到碗裡，不過他慢了兩三拍，他喜歡多沾一點辣椒醬，一盤水餃一下子就吃完了。

兒子想起什麼，停下筷子抬起頭，盯著客廳的電視說：「今天又去公園拍照。」

兩人不知從何時起，說話並不注視對方，眼光總聚焦在別處，似乎這般才能順利交談。

他瞥見兒子手肘內側又有一片瘀傷，看起來像是指甲摳的或是用筆管扎的，點點朱紅散布在他白皙手臂

內緣，感覺剛發生不久，或許是今天。這個傷，很面熟，以往春芳總趁著兒子睡著，緊張的拉著他去看，「為什麼總有這些傷痕，放暑假，我們兒子也沒去學校，誰欺負他呢？」妻子心疼著說。

一開始摸不著頭緒，後來他翻閱了一些心理治療的書籍，隱約感覺兒子的心生病了，又不想押著孩子去看精神科，光是想像醫生詢問病情，兒子拒絕說話的模樣，不禁難過起來。失去兩個媽媽，如何向醫生描述細節。深的淺的，星星點點，那些傷，好像兒子的淚。

他抹抹眼，若無其事嚼著水餃。他嚼不出太多豆苗蝦仁，廣告不是說這新口味的水餃很有料？

想起該回一下話：「我還騎了河濱那邊的單車道。」

「新規劃的車道」，想一下又補了一句。

「嗯。」兒子已經在喝湯了，「吃完飯要記得吃藥」。

「好。」一頓飯很快吃完。

他天天出門，兒子天天待在家，兩人的對話也差不多是這樣。



「對了，洗衣粉和衛生紙還有麥片都網購了，明天會送來。」離開飯桌的兒子又走回來，今天算是多話。

他點點頭，不忘表示聽見。他有時很想問他，「今天打到第幾關，破記錄了嗎？」

到底是父親鼓勵兒子整天窩在家打電動？還是單純的關心？他不想認真分辨兩者的差別，而是後悔剛剛開始兒子鮮少出門，他毫無警覺，等到兒子幾乎不踏出家門，他已經無力修正生活秩序。

又想起了春芳還在的時候，她是調整他與兒子的砝碼，左邊多一點，右邊少一點，永遠剛剛好平衡，看起來一路順遂的從今天安然抵達明天。現在才發覺，日日是好日，好難得。

兒子平日頂多拎著垃圾到社區子母車，丟完即刻坐電梯回家，算是一年來離家最遠的路途，日常所需都由網路供應，電話瓦斯水電費也透過網路轉帳解決。兒子說沒有出門的必要，出門等於浪費時間。

他的時間很多，他不懂兒子的時間為何就是浪費？又不需要搭捷運換公車趕打卡，他以前上班來回交通要花三個小時，人生過了一大半，也不曾想起自己浪費了多少時間。

吃完飯，他撇亮茶几上的檯燈，打開數位相機，「螢幕真小，怎麼拍糊了？唉呀，老花眼鏡沒拿下。」自言自語，他的話還是銀給魚缸裡的金魚聽了。

他皺著眉緊盯相機螢幕，若非颶風下大雨，他每天一定騎著腳踏車四處遊晃，隨手拍下在公園裡玩蹺板的爺孫倆、清潔婦打掃街道、端著咖啡站在騎樓下等客戶上門的房屋仲介業務、高架橋下舉著廣告看板的中年歐吉桑……有時花很長的時間在想要攝取的畫面附近守候，城市裡值得留影的事物很多，每天都透露著新鮮。

不像家裡永遠是杵著不動打遊戲的兒子，沒有妻子的老男人，一缸魚。

離開家，有時讓他暫時得到放鬆。他其實很想這樣跟兒子說。

有一天傍晚，他騎著車鑽進一條小巷子，巷子盡頭有個婦人蹲在門口淘米，洗好米嘩啦啦將鍋子裡的洗米水往花盆裡倒，再把剩餘的洗菜水往路邊潑灑一圈，罕見的畫面，他忍不住用長鏡頭拍下地上那圈水痕和婦人背影。那寬厚背影好像春芳，婦人離開後，趨近一看，是她家門嗎？門口的電線桿下栽植了時鐘花、新娘草、變葉木、七里香……，矮小的七里香叢開滿潔白小花，晚風吹來，一陣花香浮動，他的心情彷彿也被搖晃了一下。後來他又騎車來過小巷幾次，卻從未再看見那位婦人。若是沒有照片，他會懷疑是自己的幻想。

從家裡移動到不知名的巷弄道路，是他退休後的上班路線，每天遇見不同的人與事，讓他的生活不致那麼單調。他還報名了長青學苑的電腦班，學習修改照片的技巧，退休後看似清閒好像更忙碌，他常追趕著回家吃晚餐的時間，和上班時的作息一樣，這點讓他莫名心安。

兒子吃過晚飯會待在房間玩遊戲，他在客廳上網，掃視外資股市交易狀況，算一下基金要不要贖回，抓緊獲利時機。以前常去沖洗相片的相館老闆跟他說，珍愛的照片最好掃描成數位檔案可保存更久，他在電腦班學會修片基礎後買了掃描機，兒子還以為他整晚都坐在桌機前忙著處理老照片。只有他明白這是在複習過去的生活，現在才抓緊了回憶，還來得及吧。

整理光碟片時，發現電腦班同學借給他的「虛擬人生」遊戲片，這是同學介紹他玩的，說明書上寫著：「遊戲主角越來越像你，虛擬人生越玩越真實」、「多達二十餘種職業，遊戲會依不同職業出現不同事件，讓玩家感受不同職業的酸甜苦辣，體驗不同人生成就。」

本想了解一下兒子整天沉迷的世界究竟是怎麼回事？玩了幾次，發現不管設定什麼職業，主角都在拚命

打怪獸，他以為真像說明書上所寫：設定的主角會越來越像自己，但最後只是打完怪獸，進入下一關，或是 Game over，重來一次。「虛擬人生究竟是誰被虛擬了？」他實在想不透。

他忽然想起以前只要加班一定要把所有報表核對無誤才肯回家，每天打遊戲打到天亮的兒子，其實和自己以前熱衷加班沒兩樣。當他看見昨天揮手道別的同事拎著早餐走進辦公室，才發現氣密窗外的天色已大亮，而他在日光燈管下徹夜奮鬥，根本無法察覺光線變化。回到家，吃完早餐躺在床上瞬間，整個人或許就像兒子，攻下了敵手地盤洋溢得意神采。

他打開掃描機，接下來掃描兒子小學時代的照片要花不少時間，他決定先去倒杯水。經過兒子房間，門沒關，房間牆上有整面木格子的裝飾，裡面擺放了超過三百部的火柴盒小汽車，這些都是兒子的寶貝。瞥見他螢幕上還是一片腥風血雨，兒子正在策略聯盟，他握著滑鼠食指連續瞬間點擊，罩著耳機的他無間殺手，殺到紅眼，兒子會倏然挺直腰、肩膀微微顫抖，被大型死亡嘉勉的姿態像極了小時候帶他去夜市撈金魚的表情。

他記得兒子那次撈破五六支小紙圈，還要求再玩一次，他沒發現兒子偷偷把魚指在手心，一路還笑嘻嘻，他以為兒子玩得很開心。直到睡前帶他去刷牙，發現他的手腥臭無比，氣極敗壞的罵他，那些握出肚腸的魚都扔到哪裡？

兒子什麼都不說，只是肩膀微微抖動，以為他要哭了，他卻咧開缺了上排牙齒的嘴巴，笑著說：「那麼多魚，原來也會死喔。」

這個家或許很早就傾斜了。

如果每個家人是家庭拼圖之一，妻子是透支過度的光源，兒子則是被困在童年，長不大的孩子，最冷漠的莫過於他，以為賺錢餵養家人便已足夠。

直到他退休後才發現，他們都坐在不對的位置。

有件事讓他特別難過，兒子讀小一時，看見懇親會上好多媽媽出席，抬起頭問他：「為什麼別人的媽媽不會死，只有我的媽媽會死？」

死亡的問題，他真的無力回答。

雪芳那時得了子宮頸癌，一發現已是第三期，化療了幾年還是敵不過病魔離世。撐了兩年，家裡沒個女人實在是一團亂，兒子唸小四，他才娶了春芳，以為兒子此後就不會半夜睡醒找不到媽媽而整夜哭泣。

結婚後春芳肚子一直沒動靜，醫生檢查後說是輸卵管阻塞，要生孩子得量基礎體溫和打排卵針，他覺得生或不生不是什麼大問題，他讓春芳自己決定要不要固定打針，畢竟是女人的身體承受痛苦。就像他永遠無法真正體會妻子究竟失去什麼，如今或許才稍微想通，那或許是從一個女人轉變為女性的痛苦。

以前辦公室的同事，很多女孩連婚都不想結，或是結婚後也不想生孩子，可能連春芳盡力疼愛前妻遺留的小孩這種古典想法，現在也很少見了。或者不能生育，也存在於妻子所失去的畫面裡。

直到他掃描過許多春芳的照片，她緊摟著兒子歡喜自在的笑容，封存於照片中的表情，掃描機的每一道光線咻地滑過，就像按下快門閃光，這時，他才算是完整參與了妻子存在這個家的時間。

他回到桌機前繼續掃描兒子的照片，這張春芳勾著他的手，兒子頭上綁著紅帶子，全家一起去學校參加運動會，他那次一百公尺跑了第二名。那天的天氣很熱，太陽很烈，是夏天，三人都笑得很燦爛。照片裡的時間，停在他最想一再重返的時刻。

他每天就這樣一張張掃描相簿的照片，全家人都在一起，誰都不曾離開。

春芳走後，兒子很少浮現笑容。他不升學、不就業、不進修也不參加就業輔導，終日無所事事待在家。一開始他想男孩子當完兵應該比較成熟，想通了自然會去工作。沒想到每份工作都與他磁場相斥，不管到哪兒都有個他不順眼的主管或同事，餐廳待不到三個月就辭職，大賣場生鮮部打工不到一個月又和主管吵架。他很納悶，話少的兒子到底怎麼跟人吵架？

兒子想要的東西不多，小時候只喜歡小汽車，經過文具店，必定的步驟是停下腳步走進去、在玩具車專櫃蹲下來，臉貼在玻璃櫃癡心望著裡面的小汽車，最後變成非要挑個挖土機或小卡車才肯離開。家裡已車滿成災，他帶兒子出門時，得事先想好撤退路線，避開可能販賣玩具車各種商店，不管怎麼事先計劃、預先提防，最後還帶回一輛輛小汽車。

「會寵壞孩子不只是我呀。」春芳笑著對他說。

「他就是不走哇，巴著那櫃子，也不說話。」他只能抓抓自己的小平頭，表示無奈。

妻子一把將兒子抱起來，親親他臉頰，「嗯，好厲害喲，不用說話還是得到一臺小車車喔。」

「欸，妳不要這樣寵他，他怎麼做，妳都誇。兒子你說說，為什麼這麼愛小汽車？」

那是我第一次問兒子這個問題，也是最後一次。

只見兒子把剛買的那臺小汽車放在春芳肩膀上滑來滑去，非常細小的聲音從他嘴裡冒出來：「開著小車車可以去找媽媽……」

兒子的回答沒有任何停頓，像是經過長時間思考，讓他頓時驚住了，忙不迭瞧著春芳的表情。他想，他聽見的「找媽媽」或許不是眼前這個媽媽。

「你聽聽看……我們兒子這麼乖，我就是要寵他，你不覺得他真的好乖好乖。」

春芳或許也聽得出來，但她沒有改變過疼愛他的方式，直到她離開的那天早上，依然做好兒子和他的便當，也切好了水果裝在保鮮盒。她以一個女人的秩序，完成她想過的生活。

將近一年了。他開始熟悉失去妻子的生活，也遺忘妻子那幾個莫名消失的週末下午，反而經常想起她的聲音。

少了女主人的家有些寂寞。他變成有點積蓄又有房子的老男人，想方設法為他介紹老伴的人不少，幾個老朋友不只一次警告他，這樣養著兒子，老本早晚被啃光。

他很想明確的和大家說，他不需要女人，跟兒子這樣守著一個家過日子，沒什麼不好。說的再多，無人相信。

「別寵孩子啊，老本被啃光，到時候欲哭無淚喔。」管理員拍拍他的肩，嘆了口氣說。

下午牽著單車進電梯時，碰上正在巡視社區大樓的管理員，兩人年紀相仿，碰面不免聊上幾句。管理員繼續細數被孩子綁票的人生：「像我就老歹命，太晚結婚，現在小人才讀小學，拖磨到七十歲，他才念大學，哪有本給他啃啊。還是你好哇，沒人整天碎碎唸，去哪裡漂撇，攏沒人管……」

他何嘗不懂人老要靠棺材本，管理員悻悻然的口吻一直迴盪在耳邊。他不喜歡自己那麼一點點幸福，還得夾帶罪惡感，彷彿他死了老婆不該擁有快樂，連同也失去了咧開嘴微笑的自由。

他非常明白自己終究無法被兒子啃蝕一生，他會老會死會消失在這世界上，當然帳戶裡的數字也會慢慢減少，經由他人比較分析的人生，他現在是個幸福老人。

捧著兒子小學時期的相簿，他走到窗前，看著城市的夜，遠遠近近妝點著朦朦朧朧的光暈，他像是端著一個家的標本，站在自家窗前憑弔最想念的時光。

這些時間，他終究都失去了。

對面住家那盞嵌燈還是顧自亮著，深夜遙望那持續的光，不那麼刺眼了。

他天天出門，兒子天天待在家。他的兩個女人先後離開之後，他發現，人的情感終究有極限，人生也是一樣，只是誰也不知考驗會以什麼方式來臨。但是，他也禁不起任何人忽然消失了。

「說不定他也是這樣想，才不想離開家吧。」

他低頭望著相片中小學時代的兒子，靜靜的對他說。

凌明玉

個人簡歷

凌明玉，現就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碩士班。現任出版社特約編輯、耕莘寫作會講師。曾獲聯合文學巡迴文藝營小說首獎，中央日報小說首獎及小小說獎，宗教文學獎小說首獎，世界華文成長小說獎，吳濁流文藝獎小說類、民生報兒童文學獎等。著有《愛情烏托邦》、《打開甜蜜口袋》、《不遠的遠方》等書。

得獎感言

又開始寫小說，彷彿系統重整，重新開機後，發現最喜歡做的事還是沒有改變。謝謝支持夢想的力量一直都在。



〈消蝕〉評語 陳雪

妻子死後的丈夫，「失去兩個母親」的兒子，逐漸自社會隱遁，文字簡潔、精確而饒有深意的形容，令人激賞。看似疏離的兩父子，每日極其無聊的生活中，往事浮沈於這個日漸安靜的家，好像只有養育小金魚的魚缸裡還有生命，但作者筆下不帶批判，沒有刻板，在清淡而空洞的場景裡堆疊起各自內心崩壞的過程，看似淡漠的關係，卻又透過些許小事，讓讀者發現這個「頹廢青年」默默接掌起母親的工作，暗自照顧著老邁的父親。許多對於家庭生活的細節，細膩而驚心，共同生活是不努力就會逐漸下墜毀壞的危險關係，情感雖有極限，但守住當下現有的，或許是失怙之人唯一能做的，「守護著家所以不離開家」，作者為「繭居者」找到極佳的心理執念。寫來不落俗套。